

梦：在虚幻、抱负与现实之间

○〔埃及〕艾小英

我们经常用“梦”这个词，中文也好，阿拉伯文也好。用得多了，你会发现两种语言里关于梦的表达，竟然非常接近。

中文说：浮生若梦、南柯一梦、如梦初醒、醉生梦死。

阿拉伯语里也有很多类似的表达，有好的意思，也有不好的意思。比如他们常说——“在你的梦里见吧”。这个表达跟中文的“你想得美”几乎一模一样。意思就是：这件事你做不到，除非是在梦里。

你看，好像梦从来就不是真的。

但奇怪的是，我们又会认真地问一个孩子：你的人生梦想是什么？你长大后想成为什么？

我不知道，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是在给孩子编织一个美丽的谎言，还是真心相信那是一种能点燃热情的抱负。也许两者都有吧。

梦这个词，真的说不清楚。

除了日常挂在嘴边的这些用法，中阿两种文化也都相信睡眠中真正的梦。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就想弄明白：梦到底是真是假？能成真吗？是你心里想要的，还是你害怕的？

现代心理学试图消除这种疑虑，果断地告诉我们：别猜了，梦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不过是思想的预兆，就是你潜意识白天想太多了，晚上脑子自己在释放。

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我还是不敢说出确切的论断，也无法给出一个全面或普适的概念。我只能说：梦也许是我们想在生活中经历或想逃避的一种真实。

因为我见过有人做的梦，后来真的发生了。虽然不多，但确实有。你说这是巧合也好，是运气也好，反正自己说不清楚。

我更说不清楚的是：有些人从来不做梦，有些人做了梦但醒来全忘了。我其实挺同情他们的。因为梦这东西，就算是假的，就算是放电，它至少能给你一点安慰，或者一点提醒。它好像在告诉你什么。没有梦的人，谁来告诉他们呢？

说到梦，我想起一部小说。埃及女作家希玛·萨阿德写的，叫《自以为是虫子的女士》。

小说讲述了一个女人，她活了一生，又离开了人世，一直活在一个夹杂着些许现实的大梦里。读者有时甚至会迷失其中，分不清作者借其口吻叙述的女主角——名叫拉伊法——讲述的究竟是真实发生的还是梦境。从书名就能清楚地看出，她是一个活得隐匿的女人，以至于她觉得自己像一只微小到无人看见的虫子。

在《自以为是虫子的女士》这部小说中，梦比现实本身更加真实。女主角并非把生活当作一个清晰的事件序列

来经历，而是仿佛在一个漫长的迷雾中移动，透过一层暗淡的玻璃看世界，总觉得自己与生活之间隔着一道隐秘的距离。小说中的一切都带有梦幻的特质：混乱的时间、交错的记忆、未完成的关系，甚至她对自己的那种感觉——像一个在黑暗中缓慢被侵蚀的生物，如同“象鼻虫”一般。仿佛她从未真正在现实中活过，而只是活在一个柔软而模糊的复制品里。

在这片迷雾中，出现了一个叫穆罕默德的男人。他不像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完整的情感之梦。他进入她的生活，就像美丽的梦进入睡眠一样：悄无声息，没有明确的前奏，却带着一种世界突然变得轻盈的感觉。与他在一起时，拉伊法第一次觉得自己是“可见的”——有人不仅从外部看到了她，还瞥见了她内心灵魂的颤动。穆罕默德不只是一个她爱上的男人，还是她一直渴望爱情能呈现出的那个样子。

因此，他的语言也充满了这种梦幻的色彩。当他对我说：“拉伊法啊，我是一个用恐惧揉捏而成的男人”，他听起来不像一个在说话的男人，而像一个从古老女性欲望深处传出的声音——一个承认自己恐惧而非隐藏它的男人，一个把女人看得比他的勇气更大、在还未拥有她之前就害怕失去她的男人。这不是日常生活的语言，而是梦的语言，是梦在给予一个人他在现实中所缺失的最完整的版本。因此，穆罕默德似乎不是为了做一个真实的男人，而是为了做一个关于爱情本身的、诗意的可能而被写下的角色。

拉伊法爱他的，正是那种罕见的脆弱，并在被他爱着的那种方式中找到庇护。她依恋的不仅仅是他的存在，更是他在她内心创造的那种感觉——一个女人突然成为一个男人恐惧、欲望和脆弱的中心的那种感觉。与他在一起，世界变得不那么残酷，仿佛爱情真的可以修复灵魂深处古老的裂痕。但这种温暖从一开始就是脆弱的，如同那些美得难以持久的梦。

然后，穆罕默德消失了。

他的消失不仅仅是一段关系的结束，而且是一场残酷的醒来时刻。拉伊法突然意识到，她所经历的可能更像是一场梦中梦：她原本就生活在一个疏离而迷茫的状态中，然后与他的关系又制造了另一层美丽的幻象——一层让她短暂相信，的确存在这样一种可以用那样的语言说出、可以用那样的深度去经历的爱情。但梦，一如既往，只留给了她它的痕迹。

他离开后，她不仅失去一个男人，

依的身边人，或许是诲人不倦的师长，或许是工作岗位上互帮互助的同事，又或许，只是一本恰逢其时的书。你踏上去，并非踩踏，而是承接一种托举的厚意。你借了这一点高度，望见更远一点的风光，获得继续攀爬的力量。个体的攀升，从来不是孤绝的传奇，你脚下踩着的，是前人的肩，是知识的石，是文化传承中那些看不见的阶梯。于是，我们心中生出感恩，感恩那些无言承载你的个体、默默托举你的“垫脚石”。

还失去了对那幅爱情图景的信仰。她感到现实太过贫瘠，无法容纳那样的语言；真实的人类，远不如小说和梦境所赋予的能力那样强大。因为在生活中，许多人是带着恐惧去爱的，但他们不会说出来；他们选择逃离而非承认，选择沉默而非倾诉。因此，即便在穆罕默德存在的时候，他也像一个无法在现实中长久存活的生物——仿佛小说本身就知道，他属于梦的领域，多于属于生活。

由此，拉伊法真正的悲剧浮现出来：她寻找的不仅仅是一个男人，而且是一种不可能的情感确定性——一种能将她从孤独中唤醒、赋予世界恒定意义的爱情。但每一次她靠近这个梦，却发现它在她手中消融，如同夜色中的影像随着第一缕晨光消散。因此，她的一生仿佛都在睡与醒、真与幻，以及长久梦见的一个爱与从未能完全抓住的生活之间，永恒地摇摆。

我好喜欢小说里那段话。我觉得女作家写的时候，自己也在做梦。她让那个男人说：“拉伊法啊，我是一个用恐惧揉捏而成的男人。我怕把爱献给你，而你又不接受；又怕不献给你，而看着你被别人带走。我怕你走进我的生活却不满意，又怕你不走进我的生活而对一切都不再满意。我怕你和我在一起后变冷淡，又怕你不和我在一起而变成冰雕。因为我是男人，所以我必须主动。因为你比我的勇气更美，所以我忙着计算各种可能——算我的损失，算我的不幸。我是一个用恐惧揉捏而成的男人，而你是一个任何男人都知道绝不能错过的女人。而这，恰恰就是我最怕的。我想了很久，不知道怎么办，最后只能问你：拉伊法，我该怎么办？”

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会不会也觉得，这不像一个男作家能写出来的情话。这太细腻了，太知道女人想听什么了。所以我都感觉作者其实也在做梦——她梦见了一个会说这种话的男人。

这样连希望本身，都是一场梦。

梦多美啊。但梦多残忍啊，当它只是梦的时候。

不过，说了这么多，我还是舍不得放弃孩子的那种梦。

因为孩子的热情、孩子的相信，好像真的能让梦成真。至少，能让它靠近一点点。

所以我还是认真地问他们：你的梦想是什么？

不是为了骗他们，也不是为了哄他们，是因为——

敢做梦，是第一步。
后面的路，我们再慢慢走。

过了维修的这段山路，又步入了正道，但越往上，路的岔路越多，弯弯曲曲的山路通向不同方向。路过了几个不同的岔路口，因为漫不经心，在某几处选错了路，导致走了几段下坡路，这可不妙，搞不好会半途折返，所以在接下来的攀爬过程中，开始留心指示牌。再经过几百米的上行，到了一个“人”字形路口，旁边矗立着一块黝黑的巨石，上刻红色箭头和几个大字“上山方向”，这便是指路石了。顺着此方向复行几百步，眼前豁然开朗，主峰那峻拔的轮廓，清晰地矗立在正前方，激发起我持续攀爬的欲望。

龙首文苑

手山也

2026年6月3日 星期三 主编：赵命可
责编：秋川 美编：庞红梅 校对：梅莹 金苗
文化艺术网 / 数字报 www.whysw.org

A06

文化艺术报

诗 歌 苑

远村的诗（组诗）

○ 远村

你不能装睡到第二天

低于闪电的围栏，被一只虚弱之手从中间撕开
羔羊教会你的孩子
如何对你和你的故乡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你的名声盖过你的后人
你的私欲，讨厌你，没有一丝一毫的商量余地
你的小心事，欣然接受了外来风暴的清扫

你的沉默，抑制不了麻雀的聒噪，
你暴露了你自己的演出
你的争辩被覆盖。一次大于另一次
反复交割。那些陌生人，以不知情的借口抹黑
以不裹挟的姿态遗忘

出于对活着的遵从
你不再会放过任何一个鄙薄你的人
因为，菜鸟的那些哀鸣，令小人恐怖，
而夜莺使你厌烦：
你可以一天假寐一次，两次，甚至三次，
但你能装睡到第二天

春天里的你是孤单的

你是孤单的，抱着你的影子突然闪了一下腰

形色并不可疑。在春天的旷野上，你感受到了什么叫空
一只单飞的斑鸠，为了抢占一个鹊巢一直在你身后使坏
而你已经想到了下一个：感人的叙事
在打开矿山的一刹那，笔记本里的欠债可以不顾

当所有的人都在春天里等着你
花朵挨着花朵：只有你
慢些，再慢些，你是一个没有远方的闯入者
关上你的旅程，很快，又擦伤你的旧梦与新欢
你的纠结里，如果没有你的姓氏与过山车
很难使春天的寒流，并然而过

主角

当然有理由相信，你不可能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一把紫色的小雨伞，尽管它线条流畅，散发着阴雨天的气息和淡淡的青草味。但昨夜的一次小范围沦陷，让诗歌的两只脚在泥泞中挣扎。一滴透明的小雨珠闪着红狐的小眼睛
把大雨中读诗的孩子迷惑
你将拥有这个年代最无聊的诗人
硕果仅存的那一丁点自负：简单的气泡
在雨停之前，它就变了颜色
不会有人伸手捧着，即使大雨滂沱
也不可能让你与真正的主角分开，或比肩而坐

白鹿原是一片被岁月浸润的土地，这里黄土深厚、文脉绵长，既是文学巨著《白鹿原》的精神原乡，也是关中农耕文明的活态见证。在这片承载着历史回响的土地之上，民间美食家们却在数百上千年的时光倔强地传承并发扬光大着一门独特的手艺，令它成为关中平原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它就是关中裤带面。著名的关中大怪之一的“面条像裤带”，就是指这种粗犷豪放、令外地人瞠目结舌的面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处土地供一座神，一地民众爱一种饭，一种饭蕴含精气神”的俗语，在白鹿原裤带面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白鹿原裤带面的根，深植于关中平原的息壤。这里地处渭河冲积台地，土层肥沃，光照充足，是我国优质高筋冬小麦的核心产区。裤带面所用小麦，皆为本土培育，颗粒饱满，蛋白质含量

高。因关中平原深层优质水源的灌溉，麦香纯粹，筋道天然。这份来自土地的馈赠，经由手工石磨低速研磨，不添加任何增白剂或改良剂，最大程度保留了小麦最本真的麦香——这也是关中裤带面耐煮不烂、入口弹牙的物质根基。

白鹿原裤带面的精髓，藏在每一道精益求精的手工序里。从选料到成面，步步考究。遵循手光、盆光、面光的“三光”准则，做到按比例加入淡盐水、顺时针揉打成絮后的“三揉三汤”，使面筋得以充分延展，可谓字字箴言。再将饧好的面剂揉成长条，压扁成牛舌状，经由擀、拉、提、按、甩、抖、弹、拽等一系列精妙手法，最终拉伸成宽3~5厘米、长近1米的带状宽面。由于其宽



登山遇石（3）

○ 墨耘

或许垫脚石的意义正在于托举，当你不再奢望平步青云，开始耐着性子，一步步踏上坚实的落脚点，这便是你人生路上的“垫脚石”。这些“垫脚石”，或许是你辛辛茹苦的父母，或许是你生死相

白鹿原的裤带面

○ 白来勤

而大、长而厚，像人们腰间所勒的裤带，故称“裤带面”。

烹煮与调味，更是白鹿原裤带面的点睛之笔，讲究“宽水快煮、热油泼香”，每一个步骤都要精准地把控。大锅沸水下手工面，三到四分钟即熟，浮起便捞，最大限度锁住筋道口感。碗底，先淋上陈年熬制的岐山香醋，再铺上秘制肉臊子。这肉臊子，严选秦岭北麓散养猪的前腿肉，配以十余种香料，大火快炒锁鲜，小火慢煨一个半小时，直至肉质酥烂、油润生香。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泼油。当油温精准控制在适当的温度时，迅速泼洒在秦椒与葱花

之上。“刺啦”一声，青烟翻涌，香气炸裂。所用秦椒，乃是咸阳市兴平一带特产的“七寸红”，

辣而不燥，香而不呛，是油泼辣子与肉臊子的灵魂。此外，还有西红柿鸡蛋臊子，鸡蛋取自白鹿原农家散养土鸡，蛋黄色泽金黄，蛋香浓郁。再加上煮面时在锅里撒下的荠菜、芹菜或青菜，绿汪汪的，惹人眼馋，酸、辣、鲜、香的味道，再配上白面、绿菜、红辣面儿、金黄油的色彩，加上那脆生生的油泼声，在这一碗中交织融合，层次丰富，这是白鹿原的味道，是家的味道，更是刻在关中儿女记忆里的乡愁。据说当年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就是吃到了美味可口的白鹿原裤带面，才叮嘱儿子将她埋在白鹿原上的，以便即使到了“那边”，

也能天天吃上自己心仪的白鹿原裤带面。尤其是开啜裤带面时先刺上几瓣红皮大蒜，边吃面边咬蒜瓣，有时虽辣得流汗却觉香得过瘾，生津助消化，提味能杀菌，更可调血脂，最宜下饭增食欲。正如老百姓所说的：“盐增精神醋防滑（杀菌、防止拉肚子），辣子吃了能解乏”。末了再来一碗面汤“灌灌”胃里食物的“缝子”，美其名曰“原汤化原食”，打着饱嗝吼秦腔，真可谓“吃饱咧，喝胀咧，跟上他二爸一样咧”！难怪有民谣这样传唱白鹿原的裤带面：“岐山的香醋红皮的蒜，兴平的辣面儿香又鲜，绿生生的菜叶土鸡蛋，白鹿原的小麦磨成的面，色香味美都占全，啜上一碗赛神仙，给个县长都不换！”

白鹿原裤带面是关中饮食文化苑里的一朵奇葩，更是一幅浓缩了关中风情的民俗画卷。